

# 論蘇聯文學的 高度思想原則

法捷耶夫等著



蘇南新華書店印行

蘇聯文學的高度思想原則

法捷耶夫等著

# 論蘇聯文學的 高度思想原則

蘇聯文學家協會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著 等 夫 耶 捷 法 •

# 則原想思度高的學文聯蘇論

行 印 店 書 華 新 南 蘇

論 蘇 聯  
文 學 的 高 度 思 想 原 則

著 者 法 捷 耶 夫 等

譯 者 伊 真

出 版 發 行 蘇 南 新 華 書 店

無錫公園路卅一號

印 刷 蘇 南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廠

無錫南門外南禪寺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初 版

( 10 - 009 ) 錫 0001 - 3000

本 書 很 稀 罕 東 北 書 店 1948 年 6 月 版 部 印

## 譯者的話

自一九四六年八月聯共黨中央關於文學與藝術的決議發佈後，在蘇聯文學界展開了熱烈的文藝批評，對過去，尤其是蘇德戰爭以來的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等作了廣泛的檢討與批評，指出在蘇聯過去文學作品中，除了大部優秀的具有深刻教育意義的作品外，還有一些作品，是並非以蘇聯愛國主義為主題，是缺乏思想原則，而存在着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和崇拜一切外國事物的思想殘餘的；甚至有些作家的作品是散佈有害於蘇聯國家，有害於蘇聯共產主義建設的毒素的。對於這些，蘇聯文學界正在開展着尖銳的批評。

另一方面強調指出，蘇聯文學必須要有明確的思想原則，要有黨性，要以蘇聯人民的愛國主義為基本主題，以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手法，表現蘇聯人民崇高的道德品質，描寫蘇聯人民在保衛祖國戰爭中的團結，統一與自我犧牲精神，在為建設共產主義社會而鬥爭中的集體英雄主義，並暴露過去的防礙蘇聯人民前進的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思想殘餘。提出了文學批評對於文學發展的重要意義，葉高鈴（聯共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改組後的『星』雜誌編輯部主編）在其論蘇聯文學底高度思想原則一文中，更提出了一個作家同時應該是一個文學批評家的問題。

這個小冊子裏所蒐集的幾篇東西，對上述問題有極其明確而詳細的闡述。我覺得這些問題對於我們中國的文藝工作亦有重大意義，故特譯介於此，以供參考。

但因個人對文藝是門外漢，譯文中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尚希讀者與方家指正。

四八年三月

蘇聯文學的高度思想原則

0—009•1949.10 初版

基本定價 9 . 0 元

# 目 錄

|    |                   |    |
|----|-------------------|----|
| 一、 | 譯者的話              | 一  |
| 二、 | 論文學批評（法捷耶夫）       | 二九 |
| 三、 | 論蘇聯文學底高度思想原則（葉高鈴） | 六〇 |
| 四、 | 論蘇聯文學（法捷耶夫）       | 八三 |
| 五、 | 論『星』雜誌（薩斯拉夫斯基）    | 八三 |



# 論文學批評

法捷耶夫

蘇聯文學批評的任務，在聯共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文學與藝術問題的決議和日丹諾夫同志關於「星」與「列甯格勒」雜誌的報告中已經確定了。

在黨中央委員會決議以前，沒有一部文藝批評的著作，是涉及到黨中央委員會決議中所述各問題的，這是我國文學批評中不能令人滿意的情況。

我們的文學批評忘記了，它首先必須是保衛文學的黨性，保衛這一偉大的列甯原則（日丹諾夫同志在自己的報告中，稱之為列甯對文藝科學最重要的貢獻）的戰士。

讓我們回憶一下列甯對於這一問題天才的論述吧：「文學必須成為黨的。和資產階級的風格不同，和資產階級企業家們商品性的出版事業不同，如資產階級文學家的名譽地位主義與個人主義不同，和「貴族老爺們的無政府主義」不同，和追求利潤的目的不同，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必須提出文學的原則，發展並以盡可能完美的形式實現這一原則。

黨的文學原則是什麼？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底文學事業不能夠成為個人或團體賺錢的工具，它不能脫離總的無產階級事業而成為一般個人的事業。打倒無黨性的文學家！打倒超人的

文學家！文學事業必須成爲總的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份……」（見列甯全集第八卷第三百八十七頁——俄文版）。

在我國文學發展的每一階段，文學批評必須首先清楚地認識這一系列原則的敵人，識破他們所採用的各種新的鬥爭形式與方法，揭穿敵人用以掩蓋其反對列甯底文學的黨性原則之各種假面具，並給敵人以迎頭痛擊。

近幾年來，蘇聯文學批評差不多沒有爲保衛文學的黨性而鬥爭，它沒有運用這一原則，來對我國文學發展作全面的分析，它沒有揭穿所有那些仇視列甯原則，主張文學與政治無關，主張「純藝術」、「爲藝術而藝術」的偽理論家及其倒臺的奉行者。蘇聯文學批評的弱點就在於此。

無論過去與現在，從來就沒有過與政治無關的文學，這種文學與政治無關的理論，乃是資產階級的偽善與假面具。列甯曾寫道：「生活在社會裏，要脫離社會而自由自在，是不可能的。資產階級作家、藝術家、演員的自由，是偽善喬裝的，離不開錢袋，賄賂，薪俸的。」（見俄文版列甯全集第八卷第三百八十九頁）

貴族的或資產階級的作家也一貫是肯定這個，否定那個的，但如果他戴起與政治無關的假面具，那他就變成了偽善者。好像他對什麼都沒加以否定或肯定，而只是說明事物。

如果剝削社會裏的舊文學尙能創造出具有全世界意義的永久價值，那麼可以想見，蘇聯文學的遠景該是如何的寬闊！

「如果封建制度及其以後的資產階級在其繁榮的時代尙能創造出讚美新制度，歌頌新制度之繁榮的藝術與文學，那麼我們新的，實現了人類文明史與進化史上一切優秀思想的社會主義制度，更應該負起創造世界上最先進的，遠超過舊時代最優秀的創作典型的文學任務。」（日丹諾夫）

在這裏，日丹諾夫同志指出了我們蘇維埃文學的歷史使命。最重要的，就是找出文學創作中的主要環節。我們，蘇聯文學的工作者在抓住了這一主要環節之後，就可以把蘇聯文學提高到全世界歷史意義的水平。這一基本的主要的環節，就是全心全力地描寫我們蘇維埃人及其道德品質。

日丹諾夫同志稱：「我國文學——以其所反映的制度較任何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爲好，所反映的文化較資產階級文化爲高，當然它有權利以新的人類道德去教導別人。你在那兒能找到像我國這樣的人民，這樣的國家？你在那兒能找到像我們蘇聯人民在偉大的愛國戰爭中，在他們過渡到和平發展與恢復經濟及文化的時期中，每天在勞動事業上所表現出來的高尚品質呢！我們的人民天天都在不斷的提高。今天的我們，已經不是昨天的我們，明天的我們，亦將不會是今天的我們。我們已經不是一九一七年前的俄羅斯人了，我們俄國已經不是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國，我們的性格也已經與一九一七年前不同了。經過多次根本改變我國面貌的大變革，我們已經變了，已經提高了。」

日丹諾夫同志說：要表現蘇聯人民底新的高尚品質，要表現我國人民，不僅要表現他們的今天，而且要看到他們的明天。這是每一個誠實的蘇聯作家的任務。一個作家，不能夠落在事變的後面，他一定要走在人民的前面，給人民指出前進的道路。「作家必須根據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

手法，誠懇細心地研究我們的現實，努力深入事變發展過程的本質，以教育我國人民並從思想上武裝他們。我們一面要反映蘇聯人民高尚的情感與優良的品質，給他們指出他們的明天，同時還必須給人民指出，什麼是他們不應該有的。我們必須對過去的妨礙蘇聯人民前進的殘餘給以無情的打擊。』（日丹諾夫）

在這幾句話裏，說明了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整個綱領，我們每一個批評家對此應加以深刻的考慮。我們應當正確地描寫蘇聯人民，描寫他們應該成為怎樣的人，給他們指出他們的明天。

這就使我們不能不去研究，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本身所特有的革命浪漫主義，因為如果沒有革命浪漫主義，就不會有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另一方面，日丹諾夫強調指出，這種革命浪漫主義，並不意味着對一切落後，停滯不加批評的態度。缺少這一點，也不能成為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一個為某種理想而鬥爭的人，自然要對妨礙他達到自己理想的一切進行最積極，最尖銳的批評。

十九世紀偉大的俄羅斯文學與西歐文學不同，它沒有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截然分開。自普式庚開始，浪漫主義就是俄國批判的現實主義底特點。這一種優良的特點，是由俄國偉大的人民解放運動產生的。

普式庚的天才，是在一八一二年勝利的、正義的保衛祖國戰爭中出現並成長起來的民族自覺意識的產物。因為對俄國人民運動空前未有的威力，是誰都不能不深受感動的。繼普式庚與萊蒙

托夫之後，在文學中便開始了對於驚天動地的民主革命運動——農民革命運動的反映，這一運動會潤澤了十九世紀俄國一切偉大作家的作品。

這並不是說，俄國一切作家都站到民主革命運動方面來了。不是的，在俄國作家們中間還有許多人甚至不明白周圍發生了什麼事情。但他們都感覺到了俄國人民的力量，感覺到了生活並不是靜止的，而是急劇變化着的，他們相信正義在地球上勝利的可能，每一個作家都按照自己的意志一面對現存制度進行無情的批評，一面想用好的形象來體現並確定自己的理想。要求在現實生活本身去尋找，發現美的因素——這就是俄國文學的特點。因此，俄國文學才能創造出動人的，鮮明有力的，積極的形象。

普式庚不僅描寫過塔基雅娜·拉林娜，而且將普加切夫描寫成偉大的活動家，並在「甲必丹之女」中，把他描寫成唯一的對青年格里涅夫的命運實行公正裁判的人。

屠格涅夫在「獵人日記」中對於農民的描繪，在文學中是一個巨大的轉變，西歐的文學把農民描寫成野獸或理想化的「老百姓」。而屠格涅夫却對農奴時代的農民給予正確的，合乎情理的描寫。大家只要回憶一下「利劍」中的甲西揚，「生命力」中的魯科里亞，「樺木」中的蓋拉西姆及同一小說中的赫里與加林內奇等典型人物就夠了。

據說涅克拉索夫「在詩裏夾雜着散文」，但這只是形式問題，對涅克拉索夫沒有決定的意義。在俄國現實主義詩歌中，涅克拉索夫是以高度的浪漫主義熱情歌頌農民的第一人。請大家回想一下「嚴寒、通紅的鼻子」——這首農夫農婦們的讚美詩吧！

有許多人都認為偉大的劇作家奧斯忒洛夫斯基是風俗記事的作家。但請大家好好地回憶一下他的「卡特林娜」吧。現實主義者奧斯特洛甫斯基曾對自己有意識地提出了浪漫主義的任務。

列甫·托爾斯泰是以無情的現實主義者及各種假面具的揭穿者而聞名的。但托爾斯泰曾創造了許多好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無情的現實主義者托爾斯泰，同時也是一個「浪漫主義者」。請大家回想一下「基督徒木拉特」吧！回憶一下他對沙皇制度進行無情揭露的作品「復活」吧，那也是最富於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在「復活」中所發生的事故，差不多都不是真實的，但由於托爾斯泰天才的創造力，就連涅赫留多夫在讀者眼裏也成了積極的英雄，克秋沙·瑪斯洛娃也成了最崇高的道德的體現者。

大家都知道，在俄國批判的現實主義中這一浪漫主義特點，是高爾基第一個先指出來的。由於高爾基是使文學作品中的正派腳色與真正的歷史英雄——革命工人，布爾塞維克結合起來，使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達到有機的結合的第一人，所以高爾基便成了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底鼻祖。

由此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結論是俄國現實主義的力量只能以俄國人民解放運動的力量來說明。俄國現實主義的力量，在於它一貫或差不多是一貫具有積極的浪漫主義底特點，同時還在於它是世界上最富於批判性的現實主義。

俄國的現實主義，是最有思想，最富於政治色彩，最有傾向的。正因如此，所以俄國現實主義才是最自由，最健康，最豐富，在形式上是多種多樣的。

列甫·托爾斯泰對這一點知道得很清楚，他曾寫道：「自普式庚以來的俄國文學史，不僅創造了大批的爲歐洲文學形式中所沒有的典型作品，而且甚至沒有出現過一部壞的作品。從果戈里底「死魂靈」直到安斯托也夫斯基底「窮人」，在俄國文學發展的新時期內，沒有出現過一部稍許超出普通格式的作品，而都是完全遵循長篇小說，詩，或中篇小說的一定形式的作品」。

進步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之能否結合，可以證明一個藝術家是否具有引導他進行鬥爭的美好理想。如果一個藝術家具有這種理想，他的作品內容就夠是新穎的，形式就夠是莊偉，樸素，自然和自由的。

因此，要了解形式主義的唯美主義，認爲藝術有了思想原則，藝術與政治結合，藝術爲社會理想而鬥爭，彷彿可以降低藝術價值的想法之如何不正確，這是特別重要的。

普式庚、萊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托爾斯泰、雪特林、安斯托也夫斯基，柴霍甫、高爾基，這些偉大的藝術家，是一個勝似一個的。這證明在表面上靜止的社會秩序內，實際上在俄國人民生活中起了極其深刻的變化。

而關於形式主義的革新派，可以說些什麼呢？要知道，頹廢派在西歐已有八十年的歷史，在我們俄國也有五十多年的歷史，然而他不僅沒有前進，而且愈來愈退化了。這在繪畫方面表現的特別明顯。在馬蒂斯與畢加索之後，在所謂「左翼」畫家中間，很難說有什麼人對畢加索與馬蒂斯作過什麼補充。數十年來，這些藝術家們便停止在他們原來的位位置與原來的界限。這是什麼革新派呢？這是舊而又舊的藝術派別。馬蒂斯與畢加索的繼承者與該派的創始者不同之點，就是這

些繼承者在藝術上的完全無知。讓他們描繪自然的現實，他們都不會。

×

×

×

×

×

儘管俄國的現實主義較西歐的現實主義有着顯著的優越性，但在我國文學批評中，仍有不少向一切西歐事物拜倒的份子。這些批評家們，把俄國的現實主義視為西歐文學的附屬品。

在這方面，奴西諾夫底「普式庚與世界文學」一書，是向外國事物諂媚阿諛的標本。該書於一九四一年出版，雖為時已經很久，但這部非常有害的書並沒受到任何批評。

怎樣才能確定普式庚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呢？要確定普式庚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就必須分析產生普式庚的民族基礎。如果沒有一八一二年的保衛祖國戰爭，普式庚的產生可以想像嗎？不能够，因為這個戰爭對於十九世紀俄羅斯的發展有着極重大的影響。與一切正義的戰爭相同，一八一二年的愛國戰爭使普式庚在人民面前表現出了偉大的力量，提高了他的民族自覺意識。

格里包多夫有一本普式庚未寫完的劇本寫作綱要，在該劇本中，他想描寫俄國的農奴，描寫一個農奴怎樣經過愛國戰爭的熔爐，在退休歸來的時候，變成了一個覺醒的，具有人類優良品質的人。然而，俄國歷史發展的矛盾，使這個人在回到自己的故鄉以後，遭到了地主一頓毒打。

普式庚——是在戰勝拿破崙的愛國戰爭中，曾表現出自己英雄無比的力量的大俄羅斯民族在文學方面的產物。

然而在奴西諾夫底「普式庚與世界文學」一書中，差不多沒有一句有關一八一二年愛國戰爭的話，甚至連想都沒有想來分析一下在普式庚時代俄羅斯所發生的事變。該書的主要意圖，在於



說明普式庚的天才，並不是俄羅斯民族歷史發展特點的表現（這是馬克思主義者一定要證明的一點），而該書的任務就是要說明，普式庚之所以偉大，在於他是「歐洲人」，並對西歐所提出的一切問題找到了他自己的答案。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奴西諾夫對於普式庚當年在歐洲不會享有聲譽的解釋。他不說傲慢無禮的歐洲，不願看見當時偉大的俄羅斯民族所發生的事變，因而對俄羅斯人民的這位天才普式庚便非常冷淡。他却說，由於普式庚（照他的說法「歐洲人」）是西歐天才家們中間的兄弟，因此，他在那裏就不能够「大享盛名」了。

奴西諾夫說：「我們以爲普式庚起碼應成爲西歐作家們與讀者們注意的中心，因爲他……不僅就其文化教養，而且就其創作之豐富，就其世界觀與哲學的修養來說，均無可比擬的高出於整個歐洲的作家，無可比擬的高出於托爾斯泰和安斯托也夫斯基。」繼之他又稱：「……托爾斯泰與安斯托也夫斯基以其東方的思想，俄羅斯的思想來與西方對抗，而否定了西方。」他是這樣厚顏無恥地說着「東方的思想，俄羅斯的思想」！根據他的觀點——「光明是從西方照來的，」而俄羅斯嗎，只不過是一個「東方」的國家。爲此，他著了整整一本書。在這本書裏，他把普式庚描寫成一個毫無民族特性的全世界，全歐洲，全人類的人。好像一個人，可以超脫他自己有史以來便形成了的民族，而成爲一個超民族的全人類的人一樣。

奴西諾夫運用各種各樣的「盾牌」來掩護自己。他先說普式庚是異教徒，後來又說，普式庚是俄國偉大的天才。但照奴西諾夫的意見，一切都在於普式庚「繼續不斷鑽研西方的文化」。